

廣西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

##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目 录

|                                         |             |
|-----------------------------------------|-------------|
| 我所知道的陈炳焜·····                           | 冯浦澄 ( 1 )   |
| 陆荣廷会剿陆亚发起义军亲历记·····                     | 潘海清 ( 21 )  |
| 陆荣廷史实的片断·····                           | 卢伍洲 ( 24 )  |
| 新桂系实力在武汉的瓦解与第七军的下场<br>·····             | 尹承纲 ( 35 )  |
| 我所知道新桂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概况·····                  | 冯 璜 ( 43 )  |
| 一九二八年粤桂战争中汪、黄矛盾的点滴<br>回忆·····           | 陈 雄 ( 49 )  |
| 新桂系统治安徽初期的片断回忆·····                     | 陈良佐 ( 54 )  |
| 新桂系与 C. C. 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               | 苏 民 ( 72 )  |
| 李品仙在安徽贪污搜刮的二三事·····                     | 凌孟南 ( 97 )  |
| 国民党广西省第五届党代表大会期间新桂<br>系和 C. C. 的倾轧····· | 袁雁沙 ( 106 ) |
| 伪国大代表选举期间新桂系排挤 C. C. 的<br>见闻·····       | 袁雁沙 ( 118 ) |
| 解放前夕华中部队的总溃退和第四十八军<br>的活动概况·····        | 张文鸿 ( 124 ) |

## 白崇禧败回广西后的慌乱情形和华中部队

被歼经过……………张文鸿 (130)

衡宝战役亲历记……………凌云上 (143)

## 新桂系勾结法帝国主义危害桂粤边境革命

武装的内幕……………阳丽天 (152)

新桂系在龙州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阳丽天 (155)

我所知道的粤军第一师时代的李济深……………李济淮 (160)

抗日战争期间柳州市商业概况……………黄炳燊 (166)

《陆荣廷入京记》的更正……………卢五州 (175)

# 我所知道的陈炳焜

冯 浦 澄

## 一、陈炳焜的出身

陈炳焜马平县（今柳江县）杨和村人。杨和村在柳州市东南约二十里。家贫，父陈养和，知书，游手好闲，不事生产，成年累月傍食亲戚朋友家。母向氏，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在二都刘姓地主家帮工多年。陈炳焜随母同去，与地主之子刘用廷同在私塾读书四、五年。陈炳焜很聪明，在他的母亲认真督促勉励下，学业有了一定的基础。陈逐渐长大，自知家贫无力不能送其继续读书，闻边关谋事较易，遂于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前往龙州。当时柳州龙云安先生在广西提督衙门当巡捕，陈由龙云安介绍至提督衙门当戈什哈（满语即卫士）。陈粗通文字，聪明能干，大为提督苏元春所赏识。陈在提督衙门所见所闻，多为军政事务和官场的来往应酬，日积月累，懂得了很多待人接物、公务处理的道理和军政的知识。并陆续认识了一些军政大员和一些中下级军官，如马盛治、华小览、陆荣廷、林绍斐、谭浩明、林俊廷、曾少魁等人。这时候陆荣廷初招安出来，常借陈炳焜的关系以了解提督衙门的情况，而陈亦常将苏元春和提督衙门中官员们对陆荣廷的期望和对建字营的谈论透露给陆，因此陆、陈便奠定了莫逆之交的基础。陈在提督衙门当戈什哈约两三年，一次，为了一件小事，适遇苏元春的情绪不好，被大加

斥责，陈不能忍，愤而离去。当其向苏元春叩头告辞时，就说：“我不会侍候，至使大人生气，我想回家学好了再来侍候大人。”说完不等苏吩咐，起身便走。苏元春亦任他离去，不加追究。陈离提督衙门后不几天就去找统领马盛治求差事，马素知陈有才干，对陈离开提督衙门的情况也很清楚，当即派他充任镇南营哨长（相当于排长）。他的哨官（相当于连长）宋云甫，是个庸懦无能的人。陈当哨长后，哨中事无大小，宋都要与陈商量办理。陈名义上是哨长，实际上代办了哨官的职务，因此，上级对陈便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陈又能努力整理部队，部队的纪律训练都比前大有进步。陈当哨长不过三几年，由于成绩优异，上级器重，竟得越级升充管带（相当于营长）。

## 二、陈炳焜与陆荣廷之间

陈炳焜以一个戈什哈出身在五、六年之间当上管带，若不是他的才干过人和自己努力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他当镇南营管带之后，自己有了部队，掌握了实力，就更能够发挥他的聪明才力，展其雄心大志了。他和当时的权贵结交就更广泛了。跟他结拜为兄弟的有陆荣廷、林绍斐等，相期互相帮助援引。这与以后跟着陆荣廷的发展而飞黄腾达，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陆荣廷由建字营分统官游击升任建字营统领时，会同镇南营统领马盛治于隆安马鞍山与游勇王和顺、黄五肥等作战阵亡。一九〇三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革苏元春后，升任陆荣廷为右江镇总兵，并将熙字营、

镇南营、建字营合编为荣字十营，以陆荣廷为荣字十营统领，以陈炳焜为荣字营营务处（即从前的帮统职权）。十营的管带：前营为曾少魁、左营为黄培桂、右营为林俊廷、后营为申葆藩、中营谭浩明、付前营黄自新、付左营姓金、付右营姓江、陆荣廷自带付后营（后为邹世记）、陈炳焜自带付中营。陈为了加强部队的训练，调我为付中营中哨哨长兼全营教习，嘱咐我认真训练，务要做到各种成绩皆为各营之冠，成为模范，给各营观摩学习。陈喜交游，与各营管带如曾少魁、谭浩明、林俊廷、黄培桂等来往亲密，各人对他也都很爱戴，因而更增加他和陆荣廷之间的亲密关系。由于陈为人精明强悍，部队中的重大事件，陆荣廷都要和他商量，因而他实际上成为陆的决策人，他对陆也很尊敬。以后他当督军、省长时，遇到重大的问题，仍然向陆请示才进行办理。

### 三、镇南关起义时的陈炳焜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五月中旬，陆亚发起义于柳州，陆荣廷奉命率部进剿，留付中营及付左右两营交陈炳焜指挥，防守镇南关、龙州、水口一带边区重地。其余部队皆随陆出发。次年，各属游勇会党先后平定，陆调任左江镇总兵，回驻龙州。陈驻守关前隘的时间相当长，当时边防安靖，陈得借此流览边关风景，且和边民认亲戚交朋友，军民相处，颇为融洽。但对革命党人在边关一带秘密活动，则懵然不察。至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下旬，孙中山先生率革命党人起义于镇南关（今友谊关），占领右辅山炮台，守炮台的正是陈炳焜的付中营前哨，哨长是姚子安和李

矮子（忘其名）。当时李哨长及驻守炮台的官兵时常到那模和文渊等地玩耍或买东西，因而革命党人得乘机和他们接近，李哨长和各班长兵丁多被运动，和革命党人有了联络。起事的那天晚上，适姚子安哨长回关前隘住，不在炮台，革命党人一到，他们就反正，所以革命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天险的右辅山炮台。清廷得报，大为震惊，即严电龙济光和陆荣廷限一星期收复炮台，如不能如期收复即加严办，并要将陈炳焜就地正法。陈奉电后便积极作夺回炮台的准备，做了一百多架楼梯和不少的火药煲。计划于作战时，持火药煲的领先，次为马刀队，持步枪的上刺刀在最后，打算不射击而进行肉搏。在这以前我还未作过战，这次参加作战，我领一部分士兵作强力侦察，一冲就冲到炮台下面。炮台上的革命部队看见我们，也不开枪，他们大声喊道：“同胞们，我们都是汉人，我们是同胞，我们革命为的是灭满清，救同胞，请你们不要打自己人，大家一起来革命！”我看见炮台里面站的人很多，他们没有穿军服，戴的是铜盆帽（通帽）、隐帽等形形色色，如一群乌合之众。我就说：“你们讲的我很同意，我的部队还未到齐，我去把部队带来和你们一起革命，请你们不要开枪。”他们答道：“很好，欢迎你们！”我们就回头，刚走下山脚正遇陈炳焜骑马到来。我将所见炮台内的情况向他报告后，本拟将计就计带队伍去假投革命。后来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多，向炮台作围攻的阵势，炮台上就打起枪炮来了。左辅山比右辅山低得很多，在右辅山的瞰制射击下，官兵伤亡不少。黄福廷帮带（原负责守镇南关，他驻在南关，左右辅山各炮台归他直接指挥，右辅山炮台失守，他有重大责任），督队攻打炮台负重伤。攻打数日不下，陆荣廷又带了

三营兵加入战斗，逐渐把炮台包围起来，相持五天之久，到第六天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当付中营的部队冲上右辅山炮台时，革命军已向安南撤退去了。右辅山炮台遂告收复。这个时候，龙济光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关前隘。龙济光由龙州带了几营兵来（龙州离关前隘一百三十里，本来一两天就可以到达的），但据说济军之来，主要是监视荣军，以防荣军投向革命。

右辅山炮台的失守，姚子安应当要负责。他擅离职守回关前隘住，本应办罪，但是，因为姚子安与郭春山是把兄弟，郭和陈炳焜有亲戚关系；同时，炮台既已收复，大家都喜出望外，正在庆功行赏，对这件事也就不提了，因而姚子安仍然当他的前哨哨长。

#### 四，陈炳焜与陆军讲武堂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春，清政府在龙州开办广西全省陆军讲武堂及学兵营，以蔡锷为讲武堂总办兼学兵营营长；陈炳焜进讲武堂学习兼学兵营的督队官。这个讲武堂的前身是郑孝胥创办的边防将弁学堂。一九〇五年太平思顺兵备道庄蕴宽继郑孝胥任边防督办后，把边防将弁学堂改为边防陆军教导团，任钮永建为监督，聘日本原小太郎为总教习。庄蕴宽调省任广西兵备处总办后，龙济光继庄蕴宽为太平思顺道兼边防督办，改陆军教导团为陆军讲武堂。讲武堂学生分步、炮、工、辎四个队。蔡总办聘来日本大尉十三员任教习，除原小太郎任总教习外，步兵教习有中村，炮兵教习有吉田，工兵教习有太田，辎重兵教习有田村，体操教习

有大多河，还有西藤医师。这时，我原在荣军付中营当哨长，驻兵关前隘。我请假到龙州，有一天走过新街，与陈炳焜和蔡锷相遇，我向他们敬礼后，陈问我几时出来，我说：

“因家事刚出来。”事后一星期，陈找我去，在和他吃饭时，他对我说：“蔡总办那天见你后问起你的情况，我告诉他你是陆军将弁学堂的毕业生，他现在要你去学兵营当前队的司务长。”我说：“司务长是要负教练责任的，我的学力不够，恐怕有负栽培。”陈说：“你不要客气，蔡总办很欢迎你去，委状已写好了。吃饭后我就和你一起过去。”饭后，我跟陈到学兵营接任前队司务长。学兵营共四个队：前队学兵完全是荣军的士兵，队官是岳森，湖南邵阳人，与蔡锷同乡。左队学兵完全是济军的士兵，队官先是况伯英，桂林人，后是马孝笃。右队学兵完全是由湖南考取来的湖南人，队官姓刘。后队学兵是在广西考取的，队官是湖南人，姓彭。讲武堂和学兵营在龙州成立，驻南标营，训练几个月后，即移驻南宁葛麻岭，学兵训练几个月后就结束了。学兵营毕业时，陆荣廷统领由龙州电陈炳焜，命所有荣军学兵全部由我率领回龙州。起程的前一天，陈嘱咐我带荣军全体学兵向龙军门（龙济光这时是广西提督军门）辞行。是日我率领学兵到提督衙门院内整队候见。我们向龙行礼后，龙即对学兵们讲话，他说、“你们现在毕业了，虽然是当兵卒，但都是国家的鳞毛，只要你们有志气，忠于国家，将来为将为帅都不可限量的呀。”讲完话后，他命军需发给学兵每人大洋一元，我得大洋五元。

学兵营毕业后，讲武堂仍继续办理，至一九一〇年才结束。这时，清政府在桂林成立混成协，驻桂林李家村；在南

宁、龙州各成立一标。这就是广西新军之始，讲武堂的学生都分配到新军中工作。

陈炳焜在讲武堂毕业后，率领一部分毕业生回龙州组织第二标新军，为第二标标统。（第一标标统是龙觐光，驻南宁。）第二标有三个营：第一营管带陈玉墀，第二营管带黄榜标，第三营管带曾少魁。我在第二营前队当排长。第二营前队队官卢炎山，左队队官陆裕光，右队队官赵惠卿（下冻土司）。

## 五、陈炳焜在桂林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龙济光调任广东提督，以陆荣廷为广西提督。辛亥革命广西宣布独立，推举广西巡抚沈秉堃为广西都督。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广西独立后即出兵北上，混成协由赵恒惕率领从桂林出发援鄂。南宁方面由第一标的第一营和第二标的第一营为基干编成六个队由陈玉墀率领经广州乘轮赴南京。混成协离桂后，巡防营在桂林一度兵变，沈都督借故离桂，不久王芝祥也率领巡防营六个大队援鄂去了。陆荣廷继任广西都督，派陈炳焜率领第二标的第二、第三两营向桂林出发。军到柳州休息三天，于一九一二年旧历元旦到达桂林。本拟在桂林休息三天后继续向湖南前进的，但初二即接陆电命第二标停止前进，驻守桂林。

陆宣布就都督职后，派陈炳焜为军政司司长，军政司驻原抚台衙门。陆通电就职后即决定将省会迁移南宁。当时桂林方面人士极力反对迁省，邀集民众千余人到军政司请愿，其势汹汹。这天正是我当卫兵司令，我恐怕发生事情，命卫兵假作射击姿态，阻止民众，一面报告陈司长。陈即出到门

口，见卫兵持枪作射击式，警告我说“不得对民众开枪！”我答：“知道。”于是我向民众说：“请大家推举代表站出前列，我即请陈司长出来，你们有什么意见，请由代表向陈司长说。”于是队伍中有人被推举出来，有的自动站出来，排在前列。陈出来时，请愿的代表说：“省会历来设在桂林，现在听说要迁到南宁，我们代表人民来向政府请愿。”陈说：“桂林偏在一隅，不如南宁适中，如果省会设在桂林，龙州、靖西、百色距省过远，治理不便，边防也不便兼顾。”代表们又说：“为了便于边防，可以采军事机关驻邕，民政机关驻桂的办法嘛。”陈说：“你们说的还是清政府时期的老办法，现在民国时代不同了，军事民政均统属于都督，不便分开，如果将来军民分治，军民首长驻在一地也便于商量大事，还是以驻在一地为宜。省会迁移南宁，这是陆都督的意见，我也认为是适当的。不过各位也有各位的意见，我一定代为转达陆都督，希望大家静候处理。今天你们集合这样多的人来请愿，未免劳师动众，而且有近于要挟，这是不妥当的。今后不要这样做，有事情只派代表来商量就可以了。你们大家的意思我已明白了，转报陆都督后，一定有个明白的答复，请大家回去吧！”这件事过去不久，陆由南宁到桂林，主要是为了迁省的事。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二月，陆到桂林后将军政府改称都督府，设军政、民政、教育、财政、实业五司。陈炳焜仍任军政司司长。陆在桂林时，桂林人士如梁昌浩、魏继昌等仍请求不要迁省，但陆坚持迁省的意见，他说：“迁省到南宁，并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了全省人民，为了便于治理全省，为了兼顾国防。”省议会也同意迁省。后来并呈请大

总统府核准。陆遂转回南宁。省议会和铨叙、法制两局，先行移设南宁。由于桂林方面人士仍有意见，五司暂设桂林。至十一月民政司首先迁移南宁，嗣后各司相继移至南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四月，北京政府特任陆荣廷为广西督军，兼广西民政长，都督府裁撤，军政司亦取消。督军陆荣廷改编全省军队，将全省新军和巡防营之一部合并改编为两师：任陈炳焜为第一师师长，驻桂林；谭浩明为第二师师长，驻龙州。另编陆军混成旅，以黄榜标为旅长。至于巡防部队官长则委派：韦荣昌为第一军统领，林俊廷为第二军统领、龙觐光为第三军统领，宋安枢为第四军统领，刘古香为第五军统领，陈朝政为第六军统领，秦步衢为桂防军统领，黄培桂为边防军统领。这些部队各级编制和负责人记不完全了，我在第一师第二团当中校团附，兹仅就第一师下属编制及负责人记述如下：

第一师辖两个团，第一团团团长贲克昭，中校团附高学琴（后为梁少坤），少校团附谢岳中，第一营营长陆云高，第二营营长农乃圣；第二团团团长陈坤培，中校团附冯浦澄，少校团附甘又新，第一营营长万定南，第二营营长邓干村。后来两个团扩编为两个旅，第一团团团长贲克昭升任第一旅旅长，吕达廷为第一团团团长，万定南为第二团团团长；第二旅旅长为翟汉华，第三团团团长谭儒翰，第四团团团长陆庆荣。

是年秋，二次革命事发，革命党人蒋翊武由湖北经湖南入广西，至黄沙河为秦步衢部下所执。秦捕蒋后，除电报桂林师部外，并电京向袁世凯报功。将蒋由全解至桂林师部。蒋翊武是武昌首义的领袖人物之一，陈对他颇尊重，把他安顿在师部（原巡抚衙门）的花厅客房，起居饮食都和客人的

待遇一样，但受严密的监视，不得离开花厅范围。当时驻师部的部队是第一团，团长贲克昭，中校团附梁少坤，梁常与蒋谈话酬应。我当时是第二团的团附，与贲克昭、梁少坤等经常来往，亦有时见到蒋先生，但没有和他谈过话，蒋受优待的情况是亲眼看到的。陈对蒋虽然很优待，但因秦步衢已有电报给袁世凯，就没有办法援救他了。不数日，师部接袁就地枪决蒋翊武的电令，陈命梁少坤团附备丰盛酒席请蒋，以表敬意，同时将电给蒋看。蒋看电后立即写了几封信，才叫他的随从前来交代后事。他的随从闻此消息，哭不成声，异常悲痛。蒋说：“你不要这样，你这样我的心就更乱了。”遂把写好的信件交给他。交待清楚后，梁少坤等便请蒋入席，在多方相劝之下，蒋乃就坐。席间蒋陈述袁世凯为害民国的罪恶，痛论讨袁之必要，义正词严，激昂愤慨。饮宴期间，行刑的各种准备都办好了，并为蒋备轿一乘。酒毕，监砍人即请蒋上轿，贲克昭送他上轿。蒋向贲鞠躬告别，即上轿，至丽泽门外刑场下轿后，蒋端坐红毡上，从容就义。

九月中旬，驻柳州第五军统领刘古香，帮统刘震寰与粤督陈炯明联络，响应二次革命，宣布独立，通电讨伐袁世凯。柳州府长王狮灵由柳州星夜潜逃至桂林，向陈报告柳州起事情况，陈电报陆荣廷，陆回电饬陈就近处理。陈知刘古香所部没有多大的战斗力量，即命贲克昭（这时尚未扩编为旅）率兵三营，我带第二团的部队随同出发，明知没有激烈的战斗，所以部队皆轻装出发，星夜兼程前进。到达雒容过河后，始戒备行进，但并未遭遇抵抗。至北郊马厂，解决了王冠三的新兵营。当时，我们并没有把王营长当俘虏看待。

王家住在西门，他还请我到 he 家里去吃饭。当我军进入柳州城时，刘震寰部早已走了，沈鸿英督带所部于刘震寰走后，即扣留刘古香，并分电陆、陈听候处置。事平后，我第一师部队仍转回桂林驻防。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七月，于桂林、龙州分设镇守使，以第一师师长陈炳焜兼任桂林镇守使；第二师师长谭浩明兼任龙州镇守使。各该区内的巡防营统领均归管辖。陈炳焜这时在桂林，所有军民两政均由他主持。陆对陈深为倚重，陈在当时可谓踌躇满志，红极一时。陈虽是武人，读书不多，但常与梁昌浩、秦步衢等交游吟咏。一次在普陀山七星岩宴客，饮至半酣，陈曾题诗一首：“廿年马背余征梦，幸有山缘此壮游；借得灵岩方寸石，挥毫题破半天秋。”颇为时人所乐道。

## 六、讨袁护国时的陈炳焜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企图实行帝制，对国民党势力尽力排除摧毁，同时培植其势力于各省。为了拉拢陆荣廷，特授陆荣廷为耀武上将军，但对陆不甚相信，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九月派其亲信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嗣又令王会办广西军务，以便监视。十一月袁氏操纵之各省区代表全体“赞成”君主立宪，陆荣廷一面联合王祖同电北廷劝进，表示拥护服从；一面称病回武鸣原籍休养，调陈炳焜来督军府暂代行拆。陆在武鸣召集高级将领谭浩明、莫荣新、沈鸿英、马济、韦荣昌等开秘密会议，进行倒袁活动。这时陈在南宁，一方面应付各方面派来广西活动的倒袁人物，筹

谋策划；一方面又要与王祖同周旋，表示拥袁。当时王祖同的侦探，无孔不入，稍一不慎，泄露机密，不但大事难成，旧桂系的政权亦将难保。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起义，贵州响应宣布独立。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袁世凯改本年为洪宪元年，广西仍假意遵从通令改元。三月袁世凯特派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陆一切准备完竣后，便扬言率兵赴贵州宣抚，一到柳州，即令陈炳焜在南宁发出通电，拥护共和，宣布广西独立。广西宣布独立后，袁世凯知大势已去，遂通电取消帝制。当陈炳焜把王祖同送走后，陆即转回南宁，派莫荣新，谭浩明等部先后进军广东，亲率第一师和武卫军等部队进军湖南，以陈炳焜留守后方。此次广西军队进兵湖南，长驱直入，湘督汤芑铭不战而逃，湖南境内已无敌踪，陆到达衡阳时，袁世凯已死，大总统由黎元洪继任，黎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但这时附逆之龙济光仍盘踞广州，陆为增强广东方面兵力，由湘率师回省。北廷令组省长公署，任命陈炳焜为省长。九月龙济光被驱逐逃往海南岛后，陆乃循广东各界之请，东下就任广东督军。同月黎元洪特命陈炳焜为广西督军。

## 七、广东督军陈炳焜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春，陆荣廷入京晋谒黎元洪后受任两广巡阅使，陈炳焜调继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陈赴广东督军任时，只带了一个独立营去，营长农乃圣。并命陈坤培为师长，到广东后组织军队。陈去时嘱咐我把第二团整顿好，候命调赴广东。嗣以护法军兴，谭浩明受

任粤、桂联军总司令，命我代理第二团团长兼先遣司令，率部先行入湘，未果去粤。陈于是年五月就任广东督军，至十二月止，为期不过几个月。由于粤人不满，回省会办广西军务。其失败的原因，大约有以下数点：

（一）用人不当，错用了秦一民为参谋长。秦到广州后，以重金买得陆氏女献给陈为五姨太。五姨太貌美，陆耽于酒色，住在越秀山公馆，少问军政事务。秦一民遂得大权独揽，包烟包赌，大饱私囊，不但为粤人所恨，同僚亦甚为不满。这就大大地影响到陈的声誉。

（二）陈坤培对陈没有帮助。陈坤培是陈带去广东的高级将领。他的为人本来不坏，只是太健忘，因而不能团结部下。有一次他的旅长潘其沾去见他，他正在吃饭，命潘在客室等候，他吃完饭后，忘记会客，和他的夏姨太到大新公司买东西去了。潘等得不耐烦，就问“师长吃饭为什么吃得这样久”，当差的说：“师长陪姨太由后门出街去了。”潘听了非常气愤。陈培坤又常自命为儒将，爱玩古董字画，不大理事。他对自己的本分工作都没有做得好，对秦一民那么坏，也没有尽着规劝的责任，对陈的事业可说是毫无帮助。

（三）广东警卫军的争夺。广东警卫军是广东省长朱庆澜收编龙济光的余部为基干扩编的，共有四十营之多，朱企图掌握武力与督军抗衡。陈以全省军队应归督军统一指挥，乃朱庆澜多方推诿，并联络粤人胡汉民、陈炯明等以为己助，更形成了粤、桂的对立。陈为谋对付，也拉拢接近桂系的粤人肇、罗、阳镇守使李耀汉，与李结为儿女亲家（以其三姨太所生之女嫁李之养子为妻）。后来朱庆澜被迫交出了警卫军二十营，但仍留二十营改编为省长亲军，任命陈炯明